绿

周刊 WEEKLY

绿色发展，美丽中国

别拿禁令当儿戏

金 名

谈天说绿

日前，17名驴友擅闯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长滩河自然保护区探险时被困，虽经当地政府组织营救后脱险，但因其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第二十七条“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”规定，而被处以1000元罚款。据了解，该保护区发生过多起驴友违规进入被困事件，均耗费当地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搜救，但驴友被罚款尚属首次。

近年来，户外运动渐趋流行，甚至被贴上了时尚、前卫的标签，备受追捧。然而，与之不相称的是，我国户外运动文化的发展却有所缺失，导致户外运动偏离了正确轨道。很多人只知道“说走咱就走”的潇洒，却不知道其中蕴含的风险以及防范措施，令惊险一幕屡屡上演。同时，很多人也不了解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，更谈不上具备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和意识，给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维护生态平衡带来了不良的影响。

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之所以严格设限，因为其是“自然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、濒危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”，其生态系统具有高度的脆弱性，因而应尽可能杜绝人类生产生活等活动对之产生无法逆转的影响。依照《条例》规定，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已是违法行为，只能经批准开展相关科研考察活动；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则禁止任何人进入，确因科研需要必须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，要经国务院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

而在一些旅游论坛、户外运动网站上，驴友们往往极力宣扬自己挑战“禁区”、征服自然的刺激和成就感，对于该如何遵守法律法规规定、保护环境和生态却鲜有提及。很多户外爱好者不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，往往无视自然保护区的相关警示和劝诫，和保护区管理人员玩起了“躲猫猫”的游戏，非法进入保护区核心地带。有的驴友“任性”导致事故频发，营救耗费大量社会公共资源；有的驴友随意砍伐树木、乱扔垃圾，甚至有的人把偷盗、猎取野生动植物当成一种炫耀的资本，其行为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。

此次驴友被罚，希望能让更多的户外爱好者警醒：别再拿自然保护区的禁令当儿戏，不能去的地方不要去。户外爱好者在专业知识课之外，还要好好补上环境保护这一课，做个文明守法、爱护环境的好驴友。只有用自己的文明行为呵护生态环境，大自然才能用“高颜值”的青山绿水、碧海蓝天回馈人类。

金秋赏菊正当时

近日，安徽滁州的菊花博览园内，300多亩菊花竞相开放，吸引众多游客。图为10月11日，游客在菊花博览园内赏菊。 王 新摄 （新华社发）

执行主编 鲍晓倩
责任编辑 杜 铭 刘 蓉
美 编 高 妍
联系邮箱 jjrblzk@163.com

海南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加强保护管理和生态修复，只为——

留住珊瑚美丽家园

本报记者 沈 慧

走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

在海南三亚珊瑚礁国家自然保护区海域内，鱼儿在珊瑚礁群落中自由游弋。 本报记者 沈 慧摄

五彩斑斓的珊瑚，为海底世界平添了一份美丽。然而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，这一“海底热带雨林”正遭遇一场“生死劫”。世界自然基金会、波士顿咨询公司等机构前不久发布的《重振海洋经济》报告指出，世界上50%的珊瑚已经消失，如果温度上升和人类破坏持续，2050年将是珊瑚礁的末日。

美丽的珊瑚何以面临如此浩劫？近日，《经济日报》记者跟随国家海洋局组织的2015海疆万里行采访活动，走进海南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探寻珊瑚礁保护现状以及面临的难题。

珊瑚生存告急

“这是鹿角珊瑚，通常有如鹿角般的分支状生长形态；这是柳珊瑚，它们的羽状触须顺着海里水流的方向生长，更方便捕捉海水流动时带来的小海洋动物和植物……”在珊瑚标本展览馆中，三亚珊瑚礁国家自然保护区副主任王俊杰如数家珍般向记者介绍道。

1990年保护区成立后就到此工作的王俊杰，与珊瑚打了一辈子交道。“珊瑚礁与红树林、河口、上升流生态并称四大海洋系统。”聊起“老相识”，王俊杰的言语不经意间透露着些许敬畏。据调查，海洋孕育的20余万种生物中，三分之一栖息于珊瑚礁海域。全球约10%的渔业产量源于珊瑚礁地区，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则高达25%。估算显示，目前全球珊瑚礁生态系统创造的经济产值达4000亿美元，可养活全球约10亿人口。

遗憾的是，这一对温度和光线有着独特敏感性的海洋高产生态系统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，迎来一场浩劫。根据国家海洋局2006年至2010年全国近岸海域生态监控区监测结果，在我国珊瑚礁主要分布区海南，2010年监测到的活造礁珊瑚覆盖率在海南岛东南部平均只有11.60%，比2006年的监测数据大幅下降，降幅分别达到48%和83%。

三亚珊瑚礁的状况尤为堪忧。“曾经，珊瑚礁受损面积高达80%。”王俊杰说，珊瑚礁大面积衰亡，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珊瑚的生长水温为25℃至30℃，当气候变暖导致海水温度升高时，珊瑚虫所寄生的植物——虫黄藻会产生一种有害物质，为了不被伤害，珊瑚虫只好与虫黄藻分离；失去了虫黄藻，珊瑚礁会慢慢白化、退化甚至死亡。

如果说全球变暖等气候因素属于人类活动对珊瑚礁产生的间接影响，那么，直接的人类活动对珊瑚礁生存的威胁更加严重。“有时一张渔网就能把近海一片珊瑚全破坏了。”在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任傅捷看来，沿海开发、污染、过度捕捞引起的环境恶化，对珊瑚礁的影响远远大于气候变化。比如陆源性污染对珊瑚生长影响严重，会提高海水中氮、磷等营养物质的含量，引起藻类大面积爆发，降低海水溶解氧的含量，挤占珊瑚生存空间；近岸工程所引起的水体浑浊，会让大量颗粒物沉积在珊瑚表面，导致珊瑚窒息死亡。

珊瑚礁消失的后果正在逐步显现。珊瑚礁被称为天然防波堤，缺少了珊瑚礁的保护，海浪对海岸线的侵蚀加剧。“海南文昌县月亮湾的海岸线一度后退了200多米。”王俊杰说。

探索修复珊瑚礁

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，究竟该如何平衡？“珊瑚生长速度十分缓慢，平均每年增长2厘米，珊瑚礁生态系统一旦遭到人为破坏，至少要数十年才能恢复。”对珊瑚礁的认识，为三亚的选择作出了注脚。

驱车经过三亚滨海大道，耳边不时传来隆隆的机器声，透过车窗望去，工地上拆除中的酒店和写字楼静静矗立。同行的工作人员介绍，今年7月，海南首次开展大规模海岸带专项检查行动，对海岸线200米范围以内的违规建筑予以拆除。“从长远看，海洋环境破坏对珊瑚礁保护工作和海洋旅游业持续发展十分不利，珊瑚礁保护和滨海旅游开发必须兼顾。”王俊杰说。

事实上，呵护珊瑚礁，保护区早已付诸行动。1995年，保护区分别在鹿回头、大东海和亚龙湾试点珊瑚人工繁殖——将从海底截肢的珊瑚采集到陆上培养，珊瑚分株固定在附着板上，培壮后把培养的珊瑚苗再放回海底，固定在死珊瑚礁上扩大种植；或者，将截肢的珊瑚直接移植在人工礁上，然后向适合珊瑚生长的海底沉入移植好的人工礁珊瑚。

“经实验移植的珊瑚苗成活率达到70%左右，正常情况下，珊瑚苗植入海底两到三年后，基本可以成株。”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项目办负责人柯韶文告诉记者，这种人工移植可提高珊瑚的覆盖率，加速珊瑚礁群的恢复和鱼类的回归。目前，保护区正在设计投放多种适宜不同环境的人工礁体，进行生态修复。

珊瑚人工繁殖只是保护区探索珊瑚礁保护的一个缩影。保护区还在西岛建设珊瑚礁修复基地，积极组织相关企业参与珊瑚礁保护管理和生态修复工作，定期对游客和企业员工进行珊瑚礁知识普及……

如今，保护区一些海域的珊瑚礁恢复率已逐年上升，现有人造礁珊瑚110余种、浮游植物131种、浮游动物80种、鱼类296种，以及玳瑁、绿海龟和中华鲎等濒危物种。

多方破解保护难题

虽然珊瑚礁保护已初见成效，但傅捷坦言，目前三亚珊瑚礁保护状况仍不容乐观，“珊瑚作为工艺品，价值向来很高，三亚区域一直存在盗挖、盗采珊瑚礁体的现象。例如，前一阵子不少商家出售所谓从珊瑚礁里挖出的‘螺化玉’，就滋长了盗挖行为”。

在傅捷看来，这与违法成本太低不无关系。“人工采挖珊瑚50公斤以下罚款一到两万元，尽管较之前惩戒力度已经明显加大，但震慑力度还不够。”

与此同时，陆源污染的威胁依然存在。目前，三亚近岸97%的海域为一类水质，个别港湾为二类水质，但三亚河口附近水质仍然较差，有时甚至是四类水质。“近年来三亚投入近6亿元治理污水，封堵所有排污口；虽然城市污水排放管住了，可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依旧是道难题。”三亚市海洋渔业局局长章华忠表示。

此外，如何更好地处理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，也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有些头疼。“保护区地处市中心，是三亚生态最好的地方，也是旅游开发价值最高的地方。”傅捷说，由于历史遗留等因素，保护区海岸带这块海南“最值钱”的地方，在得到良好保护的同时，也存在部分粗放、不合理开发等现象，这些都对珊瑚礁生存造成影响。

令人欣慰的是情况正在好转。记者了解到，三亚市正在起草《海洋生态补偿管理办法》，未来如用海企业致海洋功能退化、海洋生态环境破坏，不仅要支付海域使用费，还须缴纳生态补偿金，为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买单。由于珊瑚礁灭失与海岸侵蚀等生态环境破坏息息相关，该办法将先从保护修复珊瑚礁生态系统着手。

“多规合一”在海南的试点也为珊瑚礁保护工作带来了新契机。“‘多规合一’将探索整合相关规划的控制管制分区，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，优化出山川河流、海洋岸线保护与开发并举的最优尺度，把各部门规划和各区主要空间规划统一起来，实现三亚市空间资源配置和建设发展一张蓝图。这无疑将为三亚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和珊瑚礁保护工作竖起‘防火墙’，装上‘金钟罩’，对于进一步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”章华忠说。

大美中国·候鸟

候鸟飞来大连城

本报记者 苏大鹏

金秋季节，鸟儿扎堆出行，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出现在“北方鸟都”大连。在旅顺口老铁山自然保护区，白尾海雕等20余种秋迁猛禽正在海面上迎风翱翔，数百只高大优雅的灰鹤在瓦房店三台湿地不约而同地飞起，色彩艳丽的小田鸡、斑胁田鸡及红胸田鸡等珍稀鸟类出没在甘井子区泉水湿地附近，就连市中心劳动公园的树林里，也能看到鹀、鹟、鸲等小型林鸟的身影。

地处黄渤海之滨的大连，位于东亚——澳洲候鸟迁徙路线的中段，是往返于美国阿拉斯加、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国家之间的候鸟迁徙停歇地，被称为辽东半岛的鸟类驿站，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，为60余种留鸟提供了舒适家园，成为名副其实的鸟类天堂。这里每年春秋两季有250余种数百万只候鸟迁徙，大连已有410余种鸟类的观测数据，是目前国内鸟类观测数据最多的城市之一。国家林业局和大连市共同举办的首届“中国·大连国际观鸟大赛”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选手和游客前来观鸟。

“旅顺口区老铁山自然保护区是大连最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的栖息地。每年春秋两季，南来北往途经此地的候鸟有200多种数十万只之多，他们或过路，或停歇补充食物。”老铁山自然保护区负责人对记者说，许多国内外观鸟人士都认为老铁山是世界上观察迁徙候鸟，尤其是猛禽的最佳地点之一。

金秋时节，秋迁候鸟来到大连停歇，它们在湿地上方结伴飞翔。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

雄鹰展翅在海面上并不多见，在观鸟大赛期间，许多观者在老铁山上都见到了这一景象。在老铁山以及周边的张家村、双塔湾一带，凤头蜂鹰、长耳鸮、领角鸮、红角鸮等猛禽出没，它们在海面上时而迎风高飞，时而急降捕食。

9月下旬，大连市专门为设立在老铁山灯塔旁的“铁山雄鹰”雕像剪彩。“竖起雕像不仅彰显大连热爱自然、保护生态的决心，体现观鸟大赛‘让鸟儿与人类共享和谐自然’的主题，还为‘北方鸟都’增添了一道风景线。”旅顺口区相关负责人说。

近年来，大连市在加强鸟类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当地每年都会在“爱鸟周”“野生动物宣传月”“世界湿地日”和“世界环境日”期间，开展爱鸟护鸟宣传活动，营造爱鸟护鸟氛围。与此同时，大连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，营造鸟类家园。2011年至2013年，大连每年投入100亿元推进林业生态建设，生态环境的改善，使鸟类栖息地质量得到明显提高。

在大连，多年来始终活跃着一群爱鸟人的身影，他们在各地留下了观鸟测鸟、爱鸟护鸟的脚步和汗水。据了解，大连的鸟类观察记录活动始于2004年，如今11年过去了，观鸟活动已经形成了热潮。目前观鸟及鸟类摄影人已经达700余人，11年中将大连的鸟类记录从原来的371种增加至410种，长期坚持参与爱鸟护鸟活动的志愿者达450余人。

从全国首支市民护鸟队——大连市民护鸟队1996年成立至今，已经收缴各类捕鸟网具3000余张，救助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金雕、白尾海雕、东方白鹳等在内的珍稀鸟类2700余只。2014年，大连市野生动物保护站救护鸟类370余只。候鸟迁徙期间，在护鸟活动和打击乱捕滥猎行动中，共解救包括雀鹰、红隼、雕鸮等在内的野生鸟类3000余只，使得猖獗多年的滥捕滥猎野生鸟类的不法行为得到根本遏制。